

外公72岁生日时,兴高采烈地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,他要考驾照!

外公换车记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黄土土

“大家静一静,告诉你们我刚才许的愿望——我要报名考驾照,明年买小车!”外公清了清嗓子,神清气爽地说道。顿时,屋内掌声雷动。上周六是外公72岁生日,晚饭后,孩子们围着外公点蜡烛许愿。外公许完后,兴高采烈地说出了自己的生日愿望。

外公话匣子一打开,再也收不住了。20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,因为他是村里有文化的青年,成为村里的手扶拖拉机手。那时,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,一到下雨天,泥泞不堪。有一次雨后出车,道路泥多打滑,拖拉机突然滑进路边的一个大泥坑里,他被拖拉机扶手甩出好几米远,摔得鼻青脸肿,所幸只是皮肉伤,并无大碍。

后来,中国农村实行“包产到户”,外公不再开拖拉机了,每日辛勤地耕作自家的田地。1979年,他买了人生的第一辆“车”——上海凤凰牌二八大杠自行车,成为村里寥寥无几的有“车”人。那时,村里的泥巴路变成了石子路。

又过了几年,村里有人买了摩托车,那速度比自行车快得多了。外公不甘示弱,买了一辆“嘉陵牌”摩托车。于是乎,他就每天骑着摩托

车外出干活,大大节省了出行时间。可到了冬天,寒风凛冽,刮在脸上,刀割一般,手脚也冻得冰冷。他因此落下病根——膝盖酸痛。

再后来啊,村里的石子路变成了宽敞的水泥马路,两旁还安装了路灯。村里有人开上了小汽车。外公为了把几个子女培养成才,每日起早贪黑地劳作,无暇考虑小车驾照的事情。

如今,水泥路又变成了宽阔的柏油大道。外公已年过七十,按照老政策不能报考驾照。2020年11月20日,国家放宽了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,70周岁以上的老人也可以报考了。看到这个政策后,他随即下定决心去报考,要实现自己的小车梦。

“外公,你的人生简直就是一部换车记啊!”我不由感叹道。

“是啊,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,怎么想得到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啊!”外公开心地说着。

自行车、摩托车、小汽车……祖国在发展,时代在变迁。

那晚,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,外公正驾着他心爱的小汽车,满面春风,嘴里哼唱着: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

指导老师:求铁英

《夏日》 仰勃涵(9岁)

时间在新年的钟声里溜走,也从我手中的糖人中溜走。

■ 西安市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二(C8)班 贺梓帆

印象中,小时候最爱的甜食便是糖人,那是只能在过年才能尝到的美味。

每到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,在一串火红的灯笼下,总会站着两三个卖糖人的小贩,给新年增添了几分不一样的味道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就会缠着爷爷给我买糖人吃,爷爷递上钱,那卖糖人的小贩便从锅里绞上一点姜糖,做出个形来,往案桌上一拍,糖人就做好了。我和爷爷一人一个糖人捏在手里,心里都洋溢着喜悦。我轻轻咬下一口,糖粘在我的牙齿上,我笑盈盈地戳了戳爷爷,让他看我的牙齿,爷爷也会照做。我们爷孙俩一人捏一个糖人,往家走去。

时间在新年的钟声里溜走,也从我手中的糖人中溜走。

我再大一些,到了上学的年龄,我依旧喜欢过年,也依旧恋着糖人的味道。新年里,我照旧和爷爷一起出去逛,爷爷把钱拿给那卖糖人的小贩,那人还是依着老法子做出两个糖人给我。我习惯性地把其中一个递给爷爷,爷爷只是摆摆手,告诉我他老了,牙齿不好,咬不动了。这两个糖人就都归我了。我咬下了一口,让它粘在牙上,转头看着爷爷傻笑,爷爷摸了摸我的脸,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。

那一年,爷爷去世了。

他走在除夕夜的前几天。

那一年的大年初一,我一个人出来了。站在卖糖人的小贩跟前,给他递过钱,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,我眼里满是泪水。我接过糖人,就那么看着……我哭了,哭得很伤心,泪水滴在糖人上,最终,糖人化了,掉在了地上。我知道已经捡不回来了,但我还是想把它拼起来,还想再试一试糖人粘在牙齿上的那种甜。可是,我做不到。

我一直怀念糖人的味道。

指导教师:惠军明 柯丽莎

一时间,铁锹铲雪声、扫把扫雪声、碰撞声编织出一曲和谐美妙的乐章。

窗外的志愿者

■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(12)班 顾元铭

夜晚,我坐在窗前的写字台前阅读,寒风敲打着我的窗户,吹散了我的思绪。我抬眼望去,已经下了一整天的雪,窗外是白茫茫一片。我埋下头,继续我的作业。

“吱嘎~”窗外传来了一声刹车声,这肯定不是爸爸,这几天雪下得很大,爸爸都是坐地铁上下班。我头也不抬继续奋笔疾书。

“咚咚咚~”,我仿佛听到了敲门声,是爸爸回来了!我兴奋地打开了门,一阵寒风扑面而来,我差点被吹了一个趔趄,我小声嘀咕了一声“原来是风啊”。

可这时窗外又传来了更多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,像是金属利器在摩擦地面发出的声音。我来到窗前,顺着声音朝下望去,原来是社区的志愿者在清理积雪。昏黄的灯光下,志愿者们有的拿着铁锹铲雪,有的拿着扫把扫雪,还有的在用力敲路面的坚冰……一时间,铁锹铲雪声、扫把扫雪声、碰撞声编织出一曲和谐美妙的乐章。

难怪这几天虽然一直在下雪,

但我清早出门时街道上一点积雪也没有,原来这些都是社区志愿者的功劳。

看到这样的场景,我赶忙拿出家里的扫雪工具,下楼加入到他们的队伍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积雪都被清理到路边的草地,看着眼前干净的地面,我们相视而笑。

我回到书桌前继续我的作业,窗外恢复了宁静,我畅想着,明天当人们迎着朝霞走在干净的街道上时,脸上定会露出开心的微笑。

烟花

在那烟花闪耀的地方,我似乎又望见姥姥家那条熟悉的河流,那座熟悉的村庄,那栋熟悉的楼房,还有姥姥那熟悉的笑脸……

《过新年》 房琪(6岁)

■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(5)班 江雨桐

除夕夜,夜已经很深了,我坐在回姥姥姥家的火车上,凝视着窗外。

窗外一片漆黑,天边仅有稀疏的几颗星闪烁些些微弱的光,又或许那是远处人家的灯火。冬天的夜晚充斥着寒冷的气息,冷清的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人,空气似乎也更加清凉,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缭绕几下就很快消散了,但是,不曾消散的是在寒冷中散发着炽热的回家的兴奋。窗外的景物被夜色笼罩着,连模糊的轮廓也几乎看不见,显得格外寂静,耳里只有火车隆隆的声响,和着我跳跃的心情。

我靠在窗边,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黑夜。不知过了多久,突然远方闪现几道光柱,紧接着许多耀眼

的花朵在夜空中绽放,是烟花,我一下惊喜起来。然后突然之间,许多烟花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喷发出来,仿佛事先约好似的,一大片一大片烟花不断地跃入空中,然后绽放。火车飞速地前行,烟花也一直绽放,仿佛一幅动人的影片,只是这天地就是那巨大的荧幕。

烟花在漆黑的夜空画出一道道靓丽的线条,虽然只是一瞬,但却让原本寂静无声的夜色变得缤纷绚丽,让我感觉那样的温暖亲切,就如同往年在那姥姥家看到的烟花一样。真的,那绽放烟花的人家说不定也是一个小女孩的姥姥家,慈祥的姥姥正带着乖巧的外孙女其乐融融地在欣赏烟花呢。哎,不知道姥姥家这会儿有没有正在放烟花呢?

看着那一个个烟花划破夜空,绽放出自己最美的色彩,我回家的兴奋与炽热也放大了许多倍。这烟花就像一团火,在这寒冷的春节的夜晚,融化了车厢里的清寂,带来了回家的温暖与幸福,我的心里不禁又增添了一份轻松与期待。

火车在烟花的光芒中疾驰,那些美丽的烟花似乎在用自己短暂的光芒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在那烟花闪耀的地方,我似乎又望见姥姥家那条熟悉的河流,那座熟悉的村庄,那栋熟悉的楼房,还有姥姥那熟悉的笑脸……

指导教师:王峰

我的奖励是伴随着未来,倾泻进来的光。笔尖凝结的墨,好像变成了光点。

■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诗路文学社 魏佳怡

星星照着空旷的夜,也照着我,闪着未来也吹着过去,我看见光灌了进来……

“出来一下。”

一下课,我就被老师叫住了。忐忑不安地跟在老师身后,心里仿佛有七八个水桶堆在一起,下一秒就要打翻。

“你知道你的数学成绩吗?”

老师开门见山的攻势就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我支吾了一下想要辩解,却被老师摆摆手堵回去了。

“这点成绩对你是不够的。状态不对的话要赶紧调整。”

“别忘了你想要什么。”

老师的话犹如一把利剑刺破了我的自欺欺人,临近大考的我并没有拿出我的所有努力,而是畏惧地穿上假装很努力的外衣。我真的知道,自己想要什么吗?

回到家里的我拉开厚重的窗帘,撞进了一轮星空里。

“每一个尘世的人,都有一颗星星在闪烁。”

那么需要多努力,才能看见自己的光点?我不知道答案,我只知道,当我打开灯光,举起笔时,满天星空都只是为我闪耀。

打开新拆封的试卷,我选择先从我的老对手——几何开始练起。几何仿佛是我终生之敌,不熟练的题型挡在了我的前面。我慌张地在演算纸上写着,生怕漏了一个条件,然而思绪阻塞,一道大题还是算不出来,烦躁和焦躁涌上心头。我只得深吸一口气再投入学海中。

笔尖与纸张摩擦起舞的声音,窗外虫儿隐隐的鸣叫是我的伴奏。演算的草稿纸,脑中的知识点,是我的武器。寂静的黑夜,无谓的虚荣,和远方的未知是我的敌人。

而我的奖励是伴随着未来,倾泻进来的光。笔尖凝结的墨,好像变成了光点,闪耀,上升。

指导教师:姜见知

一只蜻蜓跃然纸上,其翅膀微微上扬,怡然不动,好似荷叶上有微风拂过。

荷叶上的蜻蜓

■ 北京市人大附中分校初三(7)班 杨涌玉

一张铺开的白宣纸,几支粗细不一的毛笔,一个盛有不同颜料的调色盘,一个黑色的砚台,一桶清水,便是我创作国画的天地。

我手捏住笔,在清水中涮了涮,蘸上颜料,屏住气,伴随着纸与笔摩擦的沙声,一气呵成,一条笔直的荷花茎跃然纸上。笔在纸上灵动地滑行,时而尖锐直行,时而侧锋圆转。看到如此顺利的进展,我心中暗喜。

然而,失误不清自来。正当我欲抬起笔,想要休息一会时,一滴淡墨顺着笔尖,不经意间砸在了荷叶上,发出啪的一声。此声虽微,却十分刺耳;此污点虽小,却极其刺眼。眼看此画要毁于一旦。我两眼只盯着黑点,将笔放下,感到全身无力。我望向窗外,突然间,我看到了一只飞舞着的蜻蜓。“对呀!”我脑中灵光一闪。别具匠心不仅是创造性,更是要改变角度,绝境逢生。我深吸一口气,拿出一根细毛笔,蘸满墨汁,在黑点旁修饰起来。我的视线紧随着笔尖,生怕再一个失误。加上细长的躯干,薄翅膀,最后在黑点上描画几下,一只蜻蜓跃然纸上,其翅膀微微上扬,怡然不动,好似荷叶上有微风拂过。

伴随着最后几笔落款的沙沙声,一幅荷塘景象的画便大功告成了。毛笔原本洁白的笔头,已被染上绿色,红色,黑色;调色盘中颜料所剩无几,每格中都有着明显为使笔浸透颜料而摩擦的痕迹;桶中的水已不再清澈。我抹掉一把汗,将这幅画挂了起来,有了蜻蜓的衬托,对比往日的作品,又生动了许多。我正要长吁一口气,却看到了另一个可怕的失误:落款中的荷写错了。堂堂国画家,落款错字岂不是天大的笑话!然而毛笔字不是可以用橡皮擦掉的,我一筹莫展。看着趴在荷叶上的蜻蜓,我又是一闪灵光。我拿出一支粗笔,用墨盖去落款,将其修饰成了一条鱼,并在另外一处落款。

指导教师:北京学易语文培训学校 鞠卓华

《莲藕》康宇轩(6岁)